

T 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下編卷之六

明盱郡鄧元錫著

災祥考

昔者聖人幽贊神明。通天人之統。莫大於六經。易稱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伏羲氏繼天而王。創受河圖。畫八卦而開道源。禹錫  
玄圭告功。洛書出焉。因叙疇爲世大範。咸啓籒於天。  
皇堯於曆象授時。至察矣。舜始受終。卽在璣衡以齊  
七政。非直占天。蓋覘微於天也。天人之際。若景嚮。一  
受終七政之應。必亟告饗乎。不饗乎。恒於斯。故曰稽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業業焉。夫五行金木水火土質產乎地而精見於天。播於四時故虞建百工曰撫五辰無曠庶官曰亮天工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自古記之矣故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用勦絕于其命曰恭天罰甘誓作焉羲和倂擾天紀昏迷天象以干王誅曰將天罰胤征行焉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桀矯誣上天布命于下天降之災彰厥罪假手于商有命則上天孚佑之徵也有商先后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天人合矣惟受淫

戲用自絕天毒降災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敢行暴虐皇天震怒式周受命而天瑞嘉輯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蓋受命之符也周既克殷甫下車王卽訪于箕子問焉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亶有心於天人之統而問箕子乃奉天命而致之王乃言曰我聞在昔絲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絲則殛歿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於是爲具陳天人之大法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而天人之大類備此矣。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天人奠位。而八政可從舉也。

八政舉而後物不失其官。物得其官而後三極之正成。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作君而作師。以正行之是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八政舉而天紀可協也。歲合歲運。月合月行。日合日躔。星合星分。辰合辰次。無不合而曆數從紀也。故協用之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極者。三極之極。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他也。建用皇極。而後九疇以時叙。九疇叙而五福備。歛敷錫于庶民。民咸保焉。故建用之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三德者。以天道治人也。準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剛柔自時中。又因變達化而成德者也。大哉乎。疇次五事於二次。三德於六。而以皇極敬用。又用之也。公已公人之盡也。蕩平之極也。七稽疑。卜五日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凡七稽建極之得失於天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之來。各以其叙。曰休徵。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曰咎徵。徵云者。驗建極之失得於天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而六極於福反。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考建極之得失於人也。王建有極。能歛福敷錫。而天下之民仁壽。以為饗可慕。王極不建。不能歛福敷錫。而天下之民鄙夭。以為威可畏也。是天人合一之統也。其衍庶徵之文。於五事類。應為特詳。其休徵。曰貌恭。作肅。時雨若。言從。作又。時暘若。視明。作哲。時燠若。聽聰。作謀。時寒若。思睿。作聖。時風若。其咎徵。曰不恭。曰狂。恒雨若。不從。曰僭。恒暘若。不哲。曰豫。恒燠若。不聽。曰急。恒寒若。不睿。曰蒙。恒風若。言王躬五事於天。五氣一體流通而無間也。五氣備有。

而時叙則惟其常。是休德之徵。不失其常者也。極備極無以爲恒。斯謂咎徵。而歲月日時失其常矣。王省惟歲。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屢省所缺。時稽所履。以交脩于時中者也。故明王在位。正五事。又三德。脩五紀。齊八政。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歲月日時無易。王道得而五穀昌。野無遺賢。民無夭祥。反此則日月歲時咸易。而五行汨陳。五穀不成。物失其官。又昏不明。官失其物。俊民用微。夭祥並作。而家用不寧矣。乃其驗。嚮應於金縢。蓋昔者周公丁管蔡之不成。爲流言。辟位而居東也。作鴉鷗之詩。以貽王。其三章曰。

予手拮据。予所持余。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其四章曰。予羽譙譙。予尾傴僂。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惟予予堯。曉昧斯所言。憂危至矣。故精誠極而上。感於天。天大電。以風而禾偃木拔也。是蒙風之應也。已。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得公故所爲祈。武王疾。代王受書。災之書。乃太慟。曰。昔公勤勞王家。不難以其死代先王。顧不利予冲人乎。予冲人不及知。使越在外服。今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乃出郊。親迎公。復于位。而天雨反風。禾盡起。歲以大熟也。故天人之際。如鼓答桴。如景隨表。可不謂嚴歟。故公廸知于

天命明威不敢怠。其來自伐奄。告多方多士降之命。則曰。有夏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天惟時求民主。乃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假之。罔可念聽。乃大降顯休命于我周。簡畀殷命。召公欲釋政去位。公留之。作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受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誕無我責。收予罔勗予不及者。大造我德。考

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蓋其時鳳鳴于岐周。而保奭求去。公求輔。救畏至於此。其後營洛邑于東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公曰。相古有夏。天廸從于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今有殷。天廸格保。亦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王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用祈天永命。蓋三代君相之於天。如面命面承。更敕警日嚴者如此。其後周公作睦頌於清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受釐陳戒於明堂。其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命之

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聞。有虞殷自天。其設官分職。爲民極也。馮相氏司天文之常。紀曆數。而保章氏掌志天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災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祥。以五雲之物。辯降水旱豐荒之稜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乖和。以詔救政。訪序事。其眡稜掌十輝之法。以安宅。叙降。一曰稜。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日闇。六曰瞢。七日彌。八曰叙。九曰隤。十曰想。夫馮相司其常。則斗秉二十八舍。經星爲其體。尚矣。掌天星志變動者。日月五星多動變。其移徙

無期。諸遲留順逆。出入飛伏。畢以識。而福禍之所從。地可知也。星土辯封域者。封域各有分星。以星命土。而妖祥之所降。可知也。天十有二風。風以時叙。至則和。不以時至。則乖。稜者。陰陽氣沴。而侵薄於日。象其成。形象者也。鐫。日旁氣反刺。日監。其守日者也。闇者。日月食。瞢。日昏昏無光。彌。氣充塞不雨也。叙。雲氣次日上。叙。其貫日者也。想。雜氣有形。似可想者。諸皆觀五雲之物。而主日日。天象。君之表也。驗災祥者。莫辯於此矣。而又擇民之精爽。不携貳。能齊肅中正。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者。爲之



巫為之史。為之卜。以制神之處。位次主。為之牲。器時  
 服。以匹兆六龜。為國之大貞。以三易九筮。辨國之吉  
 凶。國災祥。太祝又掌類造禋。祭。禘。說之禮。以祈禳  
 之。司巫又掌管祀。望。衍。冬。堂。贈。春。招。珥。歲時祓除。攘  
 磔。吁。雩。以救之。故王心。天心也。王身。天行也。王左右。  
 通天道者也。內徵諸夢寐。有獸。贈之法。外動乎四體。  
 以食治之宜。幽祈於鬼神。以求永貞。明占諸卜筮。以  
 詔救政。而三。三。少。論道於上。燮理陰陽。寅亮天地。  
 密物於輿樞。故曰。有師保。有疑丞。王前巫。而後史。卜  
 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易曰。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其此之謂歟。周衰而厲王失政。好  
 專利而虐。其臣下皆詭隨。無良醜正。而惡諫。天降之  
 災。凡伯刺之。其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時  
 饑饉荐臻。而中國卒荒。芮伯刺之。其詩曰。天降喪亂。  
 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至于幽王。益貪天禍。  
 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  
 守正。反見讒愬。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  
 之曰。周將亾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亾。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亡乎。當是之時。霜降失節。而訛言日興。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日月薄食。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其後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而天下大亂。周東不能復振。至靈王之世。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汗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崩阨。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夫然故。民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

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  
害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  
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且防鬪  
川而以飾宮是飾亂也王卒壅之王崩王室亂其後  
孔子生春秋之末志大道之公三代之英而期於大  
順之極四靈爲畜也卷阿載鳴可圖啓聖蓋寐寤去  
之而終已不用慨然傷之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蓋傷之也其後哀十有四年春而西狩獲麟  
麟天應麟王瑞仲尼之道明王之道也天應之以嘉  
瑞乃非所獲而獲故反袂拭面盡然而傷之曰吾道  
窮矣蓋自悲天瑞可格王道可興三才可貫而身之  
既老道既壅而卒莫之行也於麟見之故感而作春  
秋感麟而作因所感而止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  
終乎故止於獲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  
十六山陵崩阨二孛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地震五星隕爲石六鷗退飛多麋  
有蜮蜚鸛鶴來巢雨木冰各一李梅冬實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靄霆失序相乘水  
旱饑蝻螽蝗蝻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  
六亡國五十七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地名戎伐其郊。鄭傷桓

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

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繇此

觀之。與治同道者。若淑而祥。與亂同事者。戾拂而殃。

祥而增脩於德。罔不興。異而玩忽於政。罔不亡。此天

統之常經。王事之大義。自有生民而來。未其有或出

于斯者也。故說天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辯於

春秋。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

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

常爲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甚。亦且必爲旱。故禮

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殲滅無光。奈何

以陰侵陽。以卑干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彗字者何。

彗之言弗。彗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井。齊侯以

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

彗星將出。彗何懼乎。繇此言之。彗甚於彗也。彗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彗星經星也。日入星可

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

宋五。何隕星也。星隕而石。災大水必書。何大水陰盛。

火陽亢也。水為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為君不道。好內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雹霜雪書者何。以非時也。以異常也。地震何。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為易臣搖政。為無德專政。為臣弑逐君。雨水冰何。雨而木冰。木異也。上天雨不雪。下土濡不冰。獨雨著木成冰。水介脅木。甚且木根株折。故以為木異也。  
萬曆壬午冬十二月。雨水冰。親見之。乃知經屬辭之妙。是歲邑令章宗理得民而左遷。與魯成事正類。  
六鷁退飛。何風也。風發而高疾。鷁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也。洪範傳曰。貌

之不恭。怠慢驕蹇。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

惡。時則有服妖。剽輕可怪之服。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

則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唯金沴木。言之

不從。虛譁憤亂。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怨謗歌謠。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旤。時

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

明。昧暗蔽惑。知罪不僂。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

厥極疾。時則有草妖。霜不殺草。時則有羸蟲之孽。燠生螟螣之屬。時

則有羊旤。時則有日疢。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下情隔塞。災在嚴急。厥咎急。厥

罰。怕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駝。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  
睿。是謂不聖。區。霧。無識。師古曰。區。口豆。反。霧。莫豆反。厥咎蒙。厥罰

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  
則有牛駝。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眚。黃祥。惟水。  
火。金。木。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怕陰。  
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日月亂行。星辰失常。故  
曰。蠶不反宿。飲食不饗。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爲姦  
謀。以奪民財。是謂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惑燿虛僞。讒

夫昌。邦勝正。是謂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嬖  
女。犯親戚。侮父兄。是爲稼穡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  
勝。輕百姓。好戰攻。是謂金不從革。簡宗廟。弛禱祠。廢  
祭祀。逆天時。是謂水不潤下。諸皆假經設誼。依託象  
類。逆箕孔之意。依於教。雖非可滯固。而要之。具得其  
大都。春秋時。以星土辯災祥。特悉而主於在道。宋災。  
晉侯問災。故於土弱。土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  
或食於味。味爲鶉火。心爲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祝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  
火。商人是因。故閼商人禍敗之釁。必先於火。公曰。可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作。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皞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爲水祥。衛。顓頊之墟也。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我若用瓊。竿玉瓚。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火其作。丁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且夫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成中。終不與。亦不復火。彗星見。齊分。齊侯欲禳之。晏嬰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而止。君子謂子產。晏平仲。善矣。知天於人也。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宋景公憂之。司星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

民困吾誰與為君子。帝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是夕候之，果徙三度。故天象於人事，俯仰最近。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其祥於士文伯。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衛地豕如魯地婁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于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年秋八月，衛襄公薨。十一月，魯季孫宿卒。平公問伯瑕曰：向所問日食者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樵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莊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鬪於南門。內蛇死，其等厲公入。魯莊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繇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也。昭八年春，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下。

伯瑕曰：向所問日食者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樵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莊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鬪於南門。內蛇死，其等厲公入。魯莊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繇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也。昭八年春，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下。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信而有徵。春秋自入經多災。乃其時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強伯。其後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龙急而臯唐。其石之倫。因時務論其占驗。時凌雜米鹽。然未可錄也。秦王政卽位。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嫪毐二人。得自恣。故天燠冬雷。始皇旣冠。誅夷毒。及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刑。誅四千餘家。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間。緩急異而寒燠輒應如此。當是時。荼毒海內。而刑峻深。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亡。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池。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旣入秦。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

三。童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興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昴數重。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文帝卽位之二年。以日食下詔言。朕聞之。天生民。而置之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徵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所不及。句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元年。下詔言。間數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乖失。和鬼神廢。不享與。可。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其咎安在。細大之義。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上議。有可以佐百姓

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是時帝溫恭。能怛然於天災。民瘼者如此。近古未有也。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芾于河。兵征大宛。星芾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開求雨暘。雨暘爲若。昌邑王賀徵

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畋。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白犬。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

空。此危亡之象也。王不說。獨叩天歎曰。不祥何爲。數  
來乎。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進危亡之戒。而大王  
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  
誦詩三百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中何等  
篇也。大王爲諸侯王。而行污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  
宜深察之。王終不改。以及於廢。先是昭帝元鳳初。泰  
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  
夾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  
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  
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睢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  
皆陰類。卜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  
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子者。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  
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書上以設祇言惑  
衆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民間卽位。徵其子爲郎。地節  
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中宮。  
辛亥入氏。氏。天子之后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  
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  
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

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曰。臣聞之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示聖者。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示賢者。名之曰經。賢者通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卯酉午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戊亥土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歲饑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觸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

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說。以為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

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寅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羊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上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負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羊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帝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

與而來。宮室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繇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復䟽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其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亦必不能成功。大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圖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成周。法盤庚之德。爲漢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

難。亶居而改作。如因西子之夏。順太陰東行。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至後七年之明歲。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臣聞三代之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成王以失天下。書曰。毋若殷王受。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墜于殷。今漢起豐沛。取天下。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孝武之世。暴骨四夷。有天下。雖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有成王之明。而無周召之佐。

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延世永祚。不亦優乎。惟陛下留神詳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以對。其後議定迭毀禮。議徙南北郊。皆自奉發之。秦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衡為後進。二人施之政事。而奉獨博學。不成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日

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帝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何領較中秘書。何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何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涕太息曰。昔岐山崩。三川竭。而周亡。岐山若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亡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且言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閒之燕。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而未



以明安昌侯張禹者。老儒也。傳帝經。帝師尊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爲地。不欲忤王氏。則謂帝言。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侵。或爲夷狄猾夏。天意深遠。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况今淺見鄙儒之所言。唯陛下脩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帝雅敬信禹。繇此不疑王氏。及哀帝在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好燕女。微行下漁色。皇太后內以爲憂。而大將軍音輔政。患之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延。登堂而雊。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聰察。先雷聞聲。故經載高宗雉雊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方會。飛集於庭。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備至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帝爲感動。已入諛臣言。手詔音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耶。音復對言。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調之計者。可誅也。陛下繼體不立。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尚無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

以誰屬。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承天意。其後許皇后廢。而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愛幸。會災異數起。谷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帝使尚書問永。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興三正不更迭。而用矣。昔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而晏然以爲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莫寤也。易曰。危者有其安。亡者保其存。陛下垂光明之聽。無忘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不懼於後患。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星四發。而二者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皆繇婦人與群惡。同沉沔于酒。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爲

亂阱。榜箠瘡於炮烙。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及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以為私容。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嫖嫖。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主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

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為高。積土成山。及天地之性。發徒起役。治宮館。重以增賦。歛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財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刃。百姓怨恨。上感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餒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近觀夏商。周秦所以失天下者。鏡考已行。一有不合。臣當依妄言之誅。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惟在陛下。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僻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絕

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柳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挺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留。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於臣言。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帝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覬帝怒。密勸永

亟發之郡。而救過交道。庶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

遷北地太守。當之官。帝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畧言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故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

功業。涉三七之節紀。

孟康曰漢興至平帝三七二百一十歲

遭无妄之

卦運。

應劭曰夫必先雲而後雷。今无雲而雷。白无妄謂萬物无所望於天。

直百六之灾

隗。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夫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饑變。厥期不久。內則爲深宮後庭。將言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雀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關動牡飛。辟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言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而自大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其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

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往年郡國被水者二十一。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願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敕勸農桑。毋奪其時。以慰綏元元之心。綏和元年。成帝卽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方進好天文星曆之學。厚議曹李尋。時時召與密計。尋以大異亟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揚眉。揚芒角也。矢。在矢貫中。從東南入北斗。

狼奮角。弓且張。

張晏曰：狼星芒角，則盜賊起。金歷庫。天弓九星，不欲張，張則兵起。

火守舍。

張晏曰：太白歷武庫，舍，日月所經宿舍也。土逆度，輔湛沒，萬歲之

期。近慎且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

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闔府三百人，惟君

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懼，不知所出。會郎責

麗羊為星，言大臣宜當之。帝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

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帝

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弟數至，

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踰月，帝竟崩，無繼嗣。立定陶

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

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臨四

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王者承

天，賢賢揚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纈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

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

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

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即位，薦待詔黃門。帝使衛尉喜

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曰：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

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左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喻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

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

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見天文如此。卽近臣已不足校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其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

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彗四孟皆出。爲王易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異最大。今汝頽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邦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亡之。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

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於  
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傳晏爲大司徒。  
衛將軍。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舉方  
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對策。  
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成叔段之禍。  
周襄王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厄。竊見陛下正身  
與天下更始。而嘉瑞未應。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轉  
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在於得一類而

達之。日陽有食。明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  
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  
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以所行無非禮  
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  
之勢。世希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  
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  
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繇後觀前。忿色非之。遇身所行。  
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也。願陛下加致精誠。  
思承古始。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

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帝悟收晏。仰殺罷歸第。漢興去古未遠。儒者尚經學。明天人之道。能深燭遠覽於性命之符。至元成間。傳久益精。諸所立深醇微眇。有師法可采。類如此。光武初興。天命告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切。成滹沱冰合。邯鄲烈風。影響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統帶天街。歲星不合。氏房。於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各擁衆冀非望。游談者助爲言逢之。獨扶風蘇竟。以爲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

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泚。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鈎。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運當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亦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二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二月甲寅。壬戌。爲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且竟天。正臨黎丘之地。爲秦豐所都。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夜。流

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爲延牙破之象。漢爲火德。雖昧沙亮。比卦部。歲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而皆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願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垂意洪範。智思柔克之政。永平三年夏。星孛天船北。時顯宗明聰。顧之於耳目。摘發政頗傷迫切。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言。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

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治也。今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而欲導迎和氣。消弭天災。不已難乎。鹿鳴之詩。以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而後天地之氣和也。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和帝初。竇太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虓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鳩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著。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

恩不忍誦。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無何。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閭。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謹死。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阻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顛。請公車策問之。顛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闕災。殆民勞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宮殿官府。離宮別觀。所繕脩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率士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顧彌甚。冰旣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十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錄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

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遘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與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所宜精慎。以寧國安人。卽有不稱。宜同其咎罰。夫以長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網踈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恃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

女。今宮人女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夭。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媼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傳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爲大辰。比極亦爲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爲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羌寇之變。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選

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書王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臣伏惟念漢興以來。今三百三十有九年矣。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戊仲巳。竟末年入季。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凡

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之。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更官名。易稱號。輿服器械。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書奏。拜即中。辭病不就。是歲四月。京師地坼。夏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宋大饑。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頸言。上以地坼。引敦撲士策問之。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入柄。不繇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畧。六月乙丑。熒惑犯填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畧。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崩。先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冊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爲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䟽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



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瓊。南陽太守瑁。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天下扼腕慨歎。以爲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二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爲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而鈞黨禍作。毒痛于四海。桓崩無嗣。解瀆亭侯立。是爲靈帝。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爲宦官所構。戮死。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

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  
 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  
 此天疾威妖青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  
 及從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  
 大義顧復之報帝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  
 已復治鈞黨天下賢士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  
 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  
 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  
 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易所謂  
 天投蜺者也易傳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演孔圖曰

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  
 子外苦兵內親臣無忠則投蜺意者陛下樞機之內  
 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群臣有  
 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  
 決毀譽使貞和各得所守易曰陽感天不旋日惟明  
 主裁察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中黃門  
 詰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與語言往來不得入  
 遂亡去不得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謀上而然  
 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冠帶劍入比司馬殿東門  
 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

知入官所言之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也  
箕子不變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以往是今將有  
征伐爲王氏之禍者乎抑華然太甚羣小並起強盛  
也經曰聖選其有極欲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夫  
中之道率皆良而重威之則其極也詔問而官侍中  
士子雖爲愛高雖尾已製雖而尚未變雖按尾爲愛  
自氣正矣也書曰乾鶴之長惟家之常鳥傳曰婦人  
專良牝鶴及鳴主不榮夫牝鶴能鳴而致家室不榮  
之名是陰陽易體於官改變此其異長大屬變爲元  
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諒則我變此有其事而不  
遂成之是若應不精誠環冠畫衣印皮易矣敬慎威  
儀動作之容斷髮存國斯政則其衣也詔問即作來  
類或日食地動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涘  
盛溢臣聞陽物則實思亂則風殺失則水覆則則疾  
應其宗廟上不測下則河重濁及有一於此皆爲告  
然况遠時難至其異強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  
八分於五事於勢致皮於侯爵則其教也詔問受改變  
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受改主憂且非  
其月入尋宮法臣謀不端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弱國  
後行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謂亂長使王不榮受改

主禮太白主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問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家。何私家之有也。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黜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祈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也。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正意慎行。簡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

侵僭之漸。則其救也。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群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邕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款。褒借踰分。非臣螻蟻所能堪副。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輸竭。使陛下不聞皇天赫赫之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亡可爲安。凶可爲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洪範傳曰。六沴時見。若時其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怨。五福乃隆。用章于下。陛

下卽位以來。乳母趙婕。貴重顯赫。生則貧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霍王。依阻爲姦。投蜺變雞。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爲戒。高其隄防。明設禁限。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懲。光祿勳偉璋。有名放濁。長水趙玪。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放廢。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遠間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戚異方。祇畏災變時。而復巧作鴟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意。示憂懼之道。詩云。畏天之怒。毋敢戲豫。言天戒誠。不可以戲豫處也。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勩力從化。人自尅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群公之福也。章奏爲宦者忌疾。與家

屬光鉗徙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時。太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尊之慶。循無上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痛於飢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蔑三光之戒。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哉斯言。曾莫是鑒。於是星孛紫宮。宇天市。西岳崩裂。而漢氏以亡。自東漢來。言災異者。不復能上窺六籍宏深簡奧之旨。獨依彷彿傳緯。時時雜識數家言。近支辟碎矣。自是三國分漢。五胡

裂晉。重以南北六季之亂。各據尊稱。制窺覘紫極。國置臺史。軍司占候。冀前知吉凶。然人各嚮其上。所欲為。占蜀漢於國。微甚。僅有荆益。章武三年。春二月癸卯。月犯心大星。為天王。而先主崩。永安。赤帝之精。雖微必曜。猶正統所屬如此。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為嘉瑞。鉅鹿張璠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故古者祥兆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亡久矣。魏豈襲作。殆將來之兆乎。而司馬代曹見於此。是時魏主獻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殿

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祥也？隆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然。已又問漢相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之。此越巫之詩也。天災可敬也，而不可傲也。災而復作，譴而不儆，是傲之也。將能勝乎？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筮蒲嘉禾，庶且生其上矣。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三代受天明命，歷數百載，撫有六合，然癸辛縱欲，而大命隨之。豈伊異人皆神明之胄也？黃初之際，大兆其戒，異類之鳥，長壽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碁時鎮撫。歲夏，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讟，則輒緣授能。尸諫之愚，悽悽無已。惟陛下裁察。時魏踈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旣廢主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闕之難，晉旣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齏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死。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圻。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丘。大陵爲積尸。死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廢誅死。司空華。僕射顧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紫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隕于地。有二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二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死平陽。羯胡氏羌交毒于中國。亦載籍未有也。蓋天人之否極於此。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弑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秦其亡乎。晉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于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王堅欲伐晉。群臣諫不聽。左衛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接



鞭於江。足斷其流。衆安所得恃乎。昔晉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信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慕容燕並起。竟亡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數人。與太史占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何從知之。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辛。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亡在庚午。

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知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鈎已。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亡。爲劉裕所滅其

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術士。問其祥。崔浩曰。災祥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且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重擅國。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占太白。昂浩諱之。故云。嗚呼。胡羯腥羶。中土之日久。而獨應在昂畢。

太白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梁普通六年夏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爲易政。武帝爲改元肆眚。是秋月掩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尋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占天子當下殿走。帝爲被髮跣足下殿走。當之。無何。北魏孝靜帝出亡。帝聞之笑曰。索虜乃亦應天象耶。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死於臺城之圍。永聖三年。散騎郎庾季才言。去年八月。月犯心中星。今年七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

占建子月。當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六師。還建業。避禳之。不聽。而魏克江陵。梁主繹死焉。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亡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外有兵器。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羣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隋祖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

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久者災深。星大者事鉅。行遲者期遠。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間。聲如隕墻。癸丑。有大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亡。隋書五行志曰。漢劉向有言。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故五事愆違。而天地爲見異應之。况於日月星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德則不務。惑於巫術。若梁武之變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豈惟天道。亦曰人妖。陳蔣山之鳥呼帝。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闕。隋鵲巢黼帳。火災門闕。則祥青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喜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羸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祿。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搆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氏。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傅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示秦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臨湖殿。殿在禁庭中。貞觀初元。關中饒。二年。天下蝗。三年。大

水。天子方勵精於王體。民治宵旦憂民甚。於苑中掇蝗。祝之曰。吾以民爲命。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食吾民也。汝必食穀。寧其食吾肺腸。將吞之。侍臣爭進曰。蝗氣沴而生。吞之恐致疾。帝曰。庇民致疾。朕何避焉。遂吞之。是歲蝗不爲患。他諸遇水旱。輒避殿損膳。慮囚講政。恒日昃不遑食。移民於所近。東西就粟。民扶老携幼。所至驩然。於是連歲大稔。流散者畢歸。其鄉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海南及五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資。取給於道路焉。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盧世南進

曰。臣聞德政不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關。卽彗孛何端焉。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帝深納之。九年。熒惑犯軒轅。十年。彗四月。復犯軒轅。以有文德皇后之器。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鈎鈴鍵閉。鈎鈴鍵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籍籍傳

秘讖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帝心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官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帝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辜。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天更生壯者。肆其讎毒。則禍益大矣。帝默然而止。高宗末。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之

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

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爲昭儀。

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帝遽出。乘高避水。俄水入寢

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

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死。立武昭

儀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死

焉。於是高宗之世。日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

如赭。咸亨上元末三朝之日。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大白

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

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鈞鈴。

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鴟尾。洛水毀

天津橋。及河溢水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制革命。為

淫縱。興土木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數千百人。二十

年間。日赤如赭二。文明元年一月。月過望不虧者三

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垂拱元年十二月。熒惑太白辰

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東井。辰星廷尉。東井法令也。

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天關主邊。熒惑犯五諸侯。長安

二。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

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山出于新豐。有雌鷄

化為雄三兒。冀州朗州松州而侍御史來俊臣。逢后意為苛

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

窒之。木忽自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口食再既。

而后遷上陽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

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為瑞雪。將臘月雷。

為瑞雷乎。不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黷刑之應。豈

得為瑞。今賀者皆面諛。非忠臣。后為默然。罷朝。時又

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

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

辟。而常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求直言。

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各以類應也。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矣。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溢暴。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陛下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暴雨之災。殆其爲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厥時。而汨陳失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

饋之職。干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爲百姓白羶勉。毋徒以聲色犬馬爲娛樂。天下幸甚。臣聞口饒修德。月饒修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雩禱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旣富且康。不知閭閻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

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舊其洗滌。急征橫斂。上躪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欲。侔至治。豈不難哉。且樂尚妖淫。器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化先之。以身訓敦。法靡滌瑕。蕩穢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教化。庶幾可及。夫媼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爲害。伏願欽祖宗之丕烈。傷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閒。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媢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

宗崩於絺。帝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大平公主干政。主家井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顧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議者以爲蝗多不可盡。徒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之不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或以爲殺蝗多。恐且傷和氣。崇曰。晉楚莊吞蛭而愈疾。孫



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帝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相璟進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修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徒數下制書。蓋是時上下以天變交修者如此。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為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垣。歷斗魁。開元二十六年三月日暈五重。天寶三年正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

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帝憂雨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實粟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帝以為信。扶風守房琯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蓋雍浚至於此。肅宗時。內寵張良姊。外嬖李輔國。而皇子建寧王倓以譖死。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一月乾元二年二月。上元。白虹貫日。乾元元年夏五月。月掩心前星。占為太子憂。二年春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

夏四月閏四月。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參東井軒  
轅。帝以暴崩。后亦以暴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爲  
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死。德宗建中初。熒惑六  
白闕東井。京師地震生毛。明年朱泚反。陷京師。帝跳  
身保奉天。以神策節度使晟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  
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  
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  
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  
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  
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帝有惑志於  
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贄貶忠州。而貞元  
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太廟屋  
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相繼犯  
太微上將。後十年。不赦。群臣以微譴逐。不復收。數恒  
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學士絳居  
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也。宮人  
數廣。干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充進奉多方。掠良人  
賣爲奴。請禁絕。帝立從之。而雨。其後帝頗有惑志於  
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南斗。逆  
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復犯心。

中星是月。帝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閹宦勢益盛。天子不能制。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占王者失道。民失所。綱紀廢而然。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而熒惑時。時逆為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又明年。太白書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出文獻通考將相大臣死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帝太息。謂度支杜棕曰。往李訓鄭注為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兔。殆

先覺也。棕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敘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異。何世無之。劉聰築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帝曰。善。詔諸道祥瑞。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死。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己丑。至于丁酉。不絕。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為盜。而王仙芝黃巢輩蜂

起。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悲夫。當是時。世亂史逸。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纓紐負背之氣。十日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自漢末言災異者。頗支辟。牽事。應為傳會。而洪範天人合一之理。知之者益鮮。終唐世。訓王格天之學。一未之嘗聞。於是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言萬物盈天地之間。其為物最大。而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也。為五聲。發於文章也。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二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雖各得其氣之偏。而其發為華英。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

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反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霓光怪之類。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耶。若其諸物類衆繁。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五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而亦何足道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爲變者。則思其有以致之。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已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則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而其禘青甌痾之說。自其

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其著五代史司天考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載。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廢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是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異。而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以其爲不可知也。以爲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謂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動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則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則以其官誌之。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而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歐公之持論如此。宋祖起周太尉在位。內禪之先夕。名

出師禦北漢。次陳橋驛。是日。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  
摩盪者久之。知星者苗訓。指示帝親吏楚昭輔曰。此  
天命也。而宋果代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爲星。與盧  
多遜。楊徽之。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  
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  
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  
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  
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至道  
中。上元夕。御乾元門樓觀燈。賜羣臣宴。遠近觀者四  
轅。帝慨然歎諭近臣曰。往朕布衣時。周太祖自鄴南  
歸京師。於時民庶凋敝。上瞻彗孛。下見烽火。觀者凜  
凜。以謂無復太平之日矣。今天貺殷阜。及於同樂。乃  
知盛衰環運。理亂在人。誠不自意也。相蒙正避席對  
曰。主臣。今乘輿所臨。故士庶走集。覩殷庶如此。臣昨  
出都門外。不數里。見饑寒而死者。衆矣。願陛下下洞曠  
幽隱。毋自熹目前。帝爲惘然。蒙正侃然復位。真宗咸  
平初。彗出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帝愀然曰。朕  
以天下爲家。豈慮顧一方哉。遣使行諸路。除逋負。察  
吏治。振民。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  
御。同列頗自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冲

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蓋盛世君相念天民慮遠。顛如此。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昴。昴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師當動。七月。熒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帝親征。渡河。次澶州。時日抱珥。有黃氣四塞。占爲不戰而克。而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至。契丹果請盟。而南北弭兵。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怠。縱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請封泰山。禮。

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炳戒。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萃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帝爲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過甚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燮理無狀。致然。其何敢卽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帝召入。於是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死者。因窮者。收賑之。七



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王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  
爲禱祠。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  
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  
雍中丞曙前對曰。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  
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  
不復葺。會又宮中火。捕宮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  
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  
後帝親政。恭仁抑畏。遇水旱輒徒跣伏禁庭禱。以爲  
常。嘗以旱行禱太乙祠。晝日炎熾。爲却蓋不御。中夜  
聞雷起。露跣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

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河東地震。左正言孫甫言。赤  
雪者。赤青也。占爲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溺  
於燕女。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雨赤雪。表徵晉亂。則  
舒緩之效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宮。爲四  
夷。而忻州爲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  
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  
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  
出英斷。以懾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  
制後宮。以杜萌漸。此應天之實也。時帝優游寬容。賢  
不肖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擅寵。爲繼嗣

憂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方。陰生于午。而極于亥。今陰極未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謹爲之備。又登萊在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時議頗以爲迂。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羣臣以故事表賀。起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

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晷。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以憂社稷。豈顧當賀哉。帝然之。敕百官共脩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帝避殿。減膳撤樂。以爲憂。當是時。古學廢。世儒智不足以知天。頗持論。

詆洪範五行類應爲不經。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爭。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通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帝爲感動。非久而安石以才學得君柄國者七年。災異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帝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當風沙霾曠中。

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以求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閣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流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于役安上門。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雖百不及一。但經聖目。亦可流涕。况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陰陽之調。風雨

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卽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法。司農發常平倉賑貸。三衛具熙河見用兵數。諸路上民物流散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謹呼相賀。是日天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乃出。俠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衆始知政所罷行之繇。於是羣姦切齒。以俠付御史獄。治擅發馬迺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帝前。以爲天子行聖政伊始。一旦以狂夫言。罷

斥殆盡。使民不蒙其惠。可痛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羣見翼軫。帝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言昔晉武帝五年。羣出軫。十年。孛。占。爲主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最久長無憂。蓋天道遠。人道邇。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實人事而止也。昔禪龜言火而驗。請爲後事。懷國僑不與。鄭亦不復火。夫術如禪龜。然且不免於妄謾。况今星工庸庸之流哉。竊聞兩宮以羣字爲憂。望以臣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洶洶也。安石對曰。顧法善否。何如耳。初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

言。帝曰。曷若拜禱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退而謝疾。帝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行如初。先是治平間。雒陽賢儒邵雍。行遊天津橋。聞杜鵑聲。愀然不樂者久之。或問其故。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雒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殆地氣自南至乎。天下始從此多事矣。時方盛平。人未之信。至是果然。嗚呼。繇有載籍詩書而來。未嘗不以欽若敬授。謹天戒爲大務。而未乃傲狠無憚也。春秋時。學不能遠統。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敖縱。信所守也。當是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聞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斯何也。非誠以天人一體。順則俱順。逆則

俱逆。如影響乎。非誠以天人一心。敬勝則順。怠勝則逆。如樞機乎。禮曰。卜筮者。聖人所以教民敬鬼神。重時日。而畏法令也。非以爲文也。爲文而雩。則如勿雩。爲文而救。則如勿救。誠爲文而已。周公設官而司之。而雩之。而救之。將無爲已贅乎。其曰。日月之有蝕也。風雨之不時也。怪星之儻見也。無世而不常有之。土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右后懋德。寧及山川。在後之蒙。沴及草木。妖孽並世作。而偃然謂上明而政平也。亦何異於癱瘓痲痺。曲僂發背。右肢誦。左肢痺。而晏然謂

心腹胃腸無恙也。亦爲有孚失是。敖縱而信所執矣。日怪之可也。畏之非也。是皆以天爲不足畏也。故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日切磋而察也。政險失民。糴貴民饑。舉措不時。本事不得而妖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而父子離也。其言甚適。其蓄甚慘。其指甚博。其謂大天而尊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論甚高。其指甚下。其操甚謬。其禍甚遠。天地者。人之本也。畏天者。盡人之實也。聖人勅天以興事。後天而奉時。兢兢乎順天而壹不敢與之以已也。柰何乎。欲畜而制之也。失

其本而操之。彼其所謂人治者。亦且悖不合矣。荀子者。有見於人。無見於天者也。故主脩學是已。而以性爲惡。主人治是已。而以天爲不足畏也。是不知天之過也。王荆公用之矣。其後安石旣去位。而卒所引用章惇。曾布。蔡京。卞之徒。更起用事。諱災稱祥。惑上心於教。後而毒痛于海內。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咸以爲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質言災矣。

徽宗初元。三朝之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日爲陽。夜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官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宣和改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洪水劇大。如此其甚者也。變不虛生。必有感召。災非易禦。當思消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當徽宗時。日赤

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  
庭災。多焚死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  
所食分賀。得王圭玉印。賀以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  
諸草木毛羽。一有非常可喜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  
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搖  
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填星熒惑太白歲合行。大  
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於是二帝北。而汴宋亾。  
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建炎三年春  
日虹貫日。時則有明受之變。紹興二年夏。日有黃戴。  
次月戊寅亦如之。而宗子伯琮始育於宮中。五年春

正月復如之。而開資善堂。皇子建節封公。三十二年  
歲星順行入太微垣。而孝宗受禪。藝祖百年既墜之  
統復紹。秦檜專國。日生暈。日中有黑子。比歲九見太  
白歲星合于氐。月入太微垣。占大臣憂。岳武穆歿焉。  
德祐之元春。有星闕于中天。墮其一。夏六月日食。既  
晝晦如夜。二年春二月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與  
藝祖內禪時變適同。豈可謂非天哉。先是臨安天目  
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潮不溢。匡山之戰。星隕廣南。大  
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鳴  
呼。宋世文儒。頗訾洪範。顛應爲不經。而星官曆翁爲



伎益踈闊。洪邁歎以爲殊愧前聞。然天監德而集命。帝不保而降喪。弗畏入畏。亦焉可得誣也。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亘古未有。乃叔季之世。天厭其德。災鉅異劇。亦亘古未有。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字十數見。久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太廟柱裂。頻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菴兩粟。雨毛各一。鷄鳴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墮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民疫。流至數十百萬戶。未論也。堯嶽載完。貞元復合。我

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游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噓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

上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

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燔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毋舟覆。

上怛然念

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倉卒有寃。濫無及也。深省悔。手勅戒百官脩輔。戊申春正月。群臣表勸進。

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

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願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示以靈貺。如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得避賢路。時京師自歲杪。雨雪連日夜。晝陰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疑下霽。獨露中星。以戊申正月四日。卽

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蓋消復之。運如此。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憮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后妃。

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

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徵表爲國。然人心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圜丘。群臣次詩歌以頌。

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若甘露論示羣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

上敕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在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廷明發罷行。實祗畏。

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惰。元首叢脞。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爲。意向纔萌。天必垂緯象示之。兆先見如影響。故常加脩省。不敢逸豫也。

上嘗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藁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達旦。

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

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羣臣請復膳。

上大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其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四方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

入。命內官捧以前。

御朝寘案上。得顧眎時儆焉。蓋是時。

上洞然於天人合一之統。而稽神格。以能遇災。浸而側

身脩省。觀符瑞而虛心式教。勅諸王群將征伐四

出。豫處其吉凶而合。卽疇人世業。罕能測其當也。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

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

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

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

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

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

上下其書。史館編錄。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使我當國。除弊俗汰之。卽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二十七年春。

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廓然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乘運會。勉稽古述作。稱朕意。因禮賜諸儒甚厚。

上嘗詔群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心上。隨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光武明章爲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

義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迫者如秦隋五代察其所本皆以酷虐苛暴而失之歷數云乎哉。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忠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民勞不息倉廩實而民隱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以謂徒文也法令嚴而民不服以謂徒法也誠效漢祖之寬仁法唐宗之仁厚以追三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之區區小枝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

災異數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采納其言。

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口七太白經天熒惑犯南斗五星並

見三辰晝見各二客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廟晝見各一

永樂元年北京山西

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

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于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宜免賀為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進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元日日食。又三朝之日。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

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勉思輔朕。調陰陽。彌消災變。其朝

會勿賀。

永樂中日食十有初五。太白出昴一。

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

成祖

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

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王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待

太祖每教以仰觀。命之徵應。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翌日。

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

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

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為讒人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

考仁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首日。今脫險。即夷皆

先帝聖明。

陛下孝誠所感。百惟幸自寬。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

手出勅二。印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

楊貞一。皆拜。賜退。五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遺詔傳位。太子而崩。宣

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兩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

上不許。勅群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脩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

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脩省



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生見。或曰。含譽。

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

云。宣德中。日食。熒惑犯南斗。二夜有蓬。正統元年。異星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公。各一。

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鳴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

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

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夕雨。明旦棘生。

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奉天謹身葦

蓋三殿災。是月。熒惑入南斗宿。留不退。秋七月。虜也

先入寇。大闔振主。

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曰。象緯示警。軍不可

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以爲妄。詈之。是夕

有黑雲厭營上。如繖。明日師潰。

駕北狩。

景帝以監國卽位。族誅振。正統中。日食十有二。景泰中。日食四。歲星晝見二。熒惑晝

見。彗出天市垣。掃天紀。星孛于畢。客星見輿。鬼。有星出鉤陳北。有二小星隨之行。各一。天順元

年春正月。

景皇帝不豫。

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

夏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

有貞李贄。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  
溢。忠國公身宅。事得釋。實身陷所忌。張名勢。秋七月。  
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失占。

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為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贄曰。序掌  
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  
書中所載。機祥。語輒改削。進獨善事。詳聞。夫

朝廷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脩省也。而序隱蔽如  
此。非忠臣。贄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  
然。國何賴焉。下序獄。燻秩。天順中。日食二。成化二十一年。

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

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

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

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

上崩。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彗見西北。長三丈。三閱月。乃沒。彗見軒轅星。字台斗。字天田。

入太微。襄陽雨黑黍。山陰雨血。京師雨錢。九月。山東黑氣。亘天。晝晦。長樂山突起。各一。

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旦東南。

炷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

祭告。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

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

上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灌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西北旱。燠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瘦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願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無自知耳。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

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繇致。疏上。人皆為灌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請當慎火

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焉。九月。

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木冰。地坼裂。畜凍。死殆盡。鷹鷄附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陰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同有。是陰脅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脅之。而冰。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臣聞陽為君。為德。為內。為君子。為中華。陰為臣。為外。為小人。為夷狄。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威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

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震。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震。人畜壓積。地裂水涌。後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涌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朝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涌。未有如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爲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炆武時。武貉蠻反。晉武帝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爲兵旤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襲天瀆神。南京蘇州。繕造工巧。費已甚。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之服妖。費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

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日。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

陛下祗畏變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

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造。絀褐。以蘇民困。幸甚。

上皆嘉納。

弘治中。日食七。彗星見二。宣府山西河南晝隕星。恒星晝見一。

武宗卽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

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

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秋七月。彗星見參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比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官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逐寵倖。

內侍辟逸遊羣小。毋旁狎。節賞止役。任元老。親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官言。源言深切。宜采聽。乃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是爲蒙。爲衆邪。昌陽。爲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闔瑾。引譬甚力。瑾怒。矯

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日。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

旨杖錦衣衛。謫戍肅州。

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子也。御史以天順初劾曹石。謫戍。赦還。

源就戍。死。河南驛妻度氏斬蘆荻。陸驛後。

九年春正月。

疏不省。各應回。

乾清宮災。吏尚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視帝朝太晏。一

郊祀不虔。二。創梵宇。

西內。三。調邊兵出入禁地。四。

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侈。五。疏上。不省。十四年。

上既歷覽諸邊。有侈意於觀遊。欲遂登泰嶽。幸徐揚。抵

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徧中土。鉅麗。明適意。而

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釁且動。中外以為憂。於是翰

林脩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

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

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又入。明日吏禮兵

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

名疏入。

上大怒。或下

詔獄。或謫

廷跪。是日。霾晝晦。

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如

斬。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

駕出必不測。肉袒刀曾以死諫。乃罷行。諸諫臣俱

廷杖。責降有差。

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頃之。橫絕為鈞狀。兩白毛各一。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允祿

少卿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為

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王。王者有德，受其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東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者失也。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脩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欲，脩德之實，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

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脩德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之道，仍勅中外臣工，脩省協贊，使皇天永眷，無別有顧。

宗社幸甚。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脩內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日曆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適公私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饑孳相望。

朝廷屢議振貸而官無可發之廩。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遣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託甚重。惟

陛下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爲祈

天永命之本。夫惠迪從逆。降祥降殃。配命求福。常德保位。歷聖言之。如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惟

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宐輕信。以啟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

戒興作。稍在得已。卽賜停止。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充。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臣等待罪禮官。星曆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而脩攘備禦之畧。需

命下。移兵部覆聞。仍勅百官同加寅畏。勉脩職業。以答天眷。凡事關國體民生至計。許封事陳聞。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曰。余繹書洪範九疇。渙然於天人之合也。天以一氣播五行於四時。地以一氣產五材於庶土。人以一



性敷四德於五事。驗爲庶徵。故五事之於庶徵。交應也。非其意之。豈惟一體。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五行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水行地中。浮地游。達天表。萬物之所生。用莫大焉。故先之地。二生火。物生而神著。暘爍而物化。火致功而民用行。用莫盛焉。故次之。日潤曰下。物所滋生。曰炎曰上。主其化也。生化。天地之大用也。天三生木。木。天地之盛德氣也。水滋木生。勾反生而曲。萌上達而直。曰曲直。仁德也。地四生金。火煖金成。煖之則革而從。又煖之。又從而革。天地之變化氣也。義氣也。義以制斷而屢遷不居。象此者也。

土。天地之冲氣也。冲陽和陰。順生拂成。物莫不繇而盛德在稼穡。稼生穡成。稼穡而土可材。六府待持功焉。是大德也。言行不言用。行卽用也。其在人。生而萃滋有色。水所滋也。故貌屬水。恭。貌之彛也。執顏必恭。自下下人。潤身之德也。水德也。故作肅而時雨應。不恭則德逆而狂。放濫恣行。恒雨應之矣。人形生而神發。故屬火。從言之彛也。言無體。附物而有體。火德也。樞機默慎。謹于始炎。順而麗秩。而有章。不作乂乎。從作乂。而時暘應。心危以動。莫疾於言。從之。反爲躁妄。爲多上人。而僭恒暘應之矣。人生三月而徹的。目外

明能視。猶木三月而繁齊鮮明。木於人爲魂。魂棲目爲視。明視之曩也。目內視不淫。外明倫清。卽剖露幾微而作哲。時燠應之。燠木氣之所達也。淫視曰豫。逐於物無節。恒燠應矣。有魂此有魄。魄主聽。聽內收。金內鑑。聰聽之曩也。聲聞具達。靈虛反審。斯兼總條貫而作謀。時寒應之。寒金氣之所歛也。金逆捍。則謀不深而急。恒寒應矣。夫土之爲德至矣。性性露生物。物順成。生而不宰。爲而不有。水導其脉。而水得土不淫。火發其秀。而火得土不烈。木耀其華。金凝其實。性得土乃質成而用行。於人爲思。思之曩曰睿。睿也者。慮

德內含。黃理中通。性性物物。微眇冲融。蓋視不見。聽不聞。而貌言視聽。靡不運也。恭從明聰。靡不命也。肅又哲謀。靡不極也。以通微而作聖。風時應之。思失官而蒙蒙。惑念也。邪暗塞而五氣汨行。八風交戾矣。夫王統卿士百尹而成王。猶歲統四時十有二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成歲。曆歲歲與天會。王則天。故省歲德隆者應博。施隘者徵狹。可不勉與。然累日而成月也。積月而成時也。合時而成歲也。日咎徵而月敗。月咎徵而時敗。於是乎有敗歲焉。卿士師尹。庸得諉乎。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驗之也。雨暘燠寒

風。天之五氣也。管於時矣。肅。又哲謀聖人之五事也。統於極矣。皇極。太極也。三極之極。至神無方。至易無體。至中不偏。至常不變。至大無外。而優優乎小。無內也。法天乾乾。立於此。不易乎斯。之謂建。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佗也。蕩蕩乎平。偏黨反側之私。一不得干焉。五行得行。五事得事。八政得正。五紀得紀。是建極也。權三德而又省庶徵而時。稽天謀而明敷。五福而同。是建極也。且夫極之不建也。則好惡以爲階。好喜氣也。惡怒氣也。人心有好惡。而危氣乘之。而作。作。不康矣。作惡。故生偏陂。作好。故生偏黨。既作其

好。覆用其惡。而反側生焉。距皇極也。遠矣。建極云者。心天而道。公好爲好。我無好也。何作好之有焉。公惡爲惡。我無惡也。何作惡之有焉。不遵偏陂。好惡以顛。是遵王義也。不遵偏黨。好惡以道。是遵王路也。不有反側。正直爲止。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平平乎如地之無不載也。亭亭乎如天地之亘古今而一也。是建極也。然微三德不又三德者。本不偏之中。法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酌滿挹飽。因變達化。而所以協極者也。平康正直。德之極也。致剛柔之用。而克之以協于極。拂遂逆成。是天地之大用也。剛以克剛。柔以克

柔。因亢之害。以乘而制。其諸二至乎。暑極暑之用而  
烈。成乎其爲暑。寒極寒之用而栗。成乎其爲寒。克也。  
剛以克柔。柔以克剛。酌滿損飽。相濟後和。其諸二分  
乎。暑極而淒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克也。故曰。用  
剛柔之中。以協極也。夫天之於民。彞固陰陽之矣。凡  
此庶民。有猷有爲有守。非才乎。天之生才也。實難。汝  
則念之。其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時謂中人。天之生中  
人也。恒多庸得棄乎。則大受之也。念之。隆之。受之。容  
之也。忿疾之意。不載于心。和平之氣。益于其體。汝康  
汝色。而詔之好德。詔之親長。詔之愛敬。詔之用天。

地。日用飲食而德也。斯錫之福也。福者。和平之極也。  
夫熒獨。天民之所甚隱也。何敢虐也。虐熒獨。而高明  
是畏。不平也甚矣。無虐無畏。而同仁一視。敷福之道  
也。人有能有爲。而不務於敦行。其濟惡也。滋甚。務之  
親長。務之愛敬。陶淑之於禮樂。俾日羞其行也。邦其  
昌夫。是敷福之道也。且敷福。非亶但富也。而富其首  
也。凡厥正人。旣富乃善。不富驅而之善也。實難。故敷  
福。先富也。五福。非亶攸好德也。攸好德。其本也。于其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老不處爲賊。富不仁。亦爲賊。不  
作汝用咎乎。故敷福。敷德也。嘻。庶民其諸星乎。星有

好焉。歲日月之所從。而莫之能違也。火中。而寒暑退。鳥中。虛中。而寒暑分。歲從星也。日極南。從牽牛。而行有冬。日極北。從東井。而行有夏。日從星也。月臨箕。而風月離畢。而雨。月從星也。故測黃道從星。測九行亦從星。王相天。協民。從攸好。錫之福。俾會歸于極也。不民爲貴哉。且夫福不斂。不極。福不敷。亦不極。心天而道。則好惡不作。而危者微。故有吉無凶。而福斂於一身。極之立也。易曰。吉之先見。敷以錫民。民錫保極。兼愛容衆。無有淫朋。刑仁講讓。無有比德。而福敷於天下。極之行也。易曰。舍逆取順。上使中也。皇建有極。蕩平以爲德。平康以爲福。五行得行。八政循故。太和風熙。淳龐惇固。民無天昏。登於仁壽。五穀嘉生。百貨阜成。民無貧厄。豐熾克盈。六氣時應。災害罔仍。疾疢不作。斯謂康寧。五典五敦。五禮五庸。靡惡靡弱。克乂克從。攸好德也。暴民不作。諸侯賓附。天子不怒。終無怨惡。五兵不試。五刑用錯。百姓無患。終保牖下。考終命也。帝者欲體天弘民也。其必嚮諸此矣。故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

國史上編卷之六終

如。吳。無。貧。可。豐。嶽。京。盛。六。康。邦。厥。災。害。罔。而。夷。亦。不。  
淵。其。彌。野。同。吳。無。天。君。登。飲。二。嘉。正。臻。嘉。土。百。貨。阜。  
平。以。為。無。平。氣。以。為。歸。正。行。昇。行。八。如。新。姑。太。味。風。

